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刊
丁在星期二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
言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區軍社

地址：北京，沙盤廠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本處售書時間在每日下午一點半
至六點鐘。）
京內外各大坊書有代售

京報副刊

第四二〇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本會已着手編譯「E. B. 的」「性心理研
究」六本，特此預告。
十五，二，十五北京。

柱石外之問題

稚暉

伏園先生：您的柱石問題，贊否雖不一，但在
我覺得最爽快的，還是劉半農先生。明告先
生「現在是只有糞土，至多也不過磚頭瓦片而
已，你若找出一個柱石來，請挖我眼睛。」並
且先生亦說「應該服膺劉博士的態度」。然先
生還是逐漸的開顏笑，直要開到二月二十八
為止。只無非是濛濛的好法子。但可憐磚頭
瓦片，影踪也全無。一些糞土，時常在報紙股
後頭騰鼻。在理，糞土受你這樣的拍擊，自然
應該暗暗的臭得透。惟「自屎臭」的宿囊，
也有覺着已經人背掩鼻而過，還止管騰鼻在人
前，有些肉麻與難過。然而主筆先生的性僻與
威權，還有恩與，也無從諱諱，無從不咸涕涕
零。也只索罷了。余小子雖厚顏，本不應對糞
場的評價先生們，實在胸中躍出，駭然而為不
解之討論。但張申府先生有教語，則關係較大
，不能不一答。張先生本是老朋友，算是我們
兩個人在海王村公園碰見了，談一個說笑的閉

天罷了。現在要談的，就是張先生說，「我對
於吳先生的捧馮煥章，則也實在不敢贊同。但
我却假定馮先生一定不行。只要能有個表示
，我很容易的就能與吳先生同意。這個表示
，我不難。只要他能與徐季龍差不多言行都一致
，我相信不但我，一定有很多人，就把他與蔣
介石一樣看待，成個北馮南蔣了。蔣先生亦何
嘗不是先是軍人，後是革命者呢？」張先生說
我捧馮煥章，就是高一涵先生在現代評論上說
「我們想依賴的那一位」。拿我們這麼的一個
窮措大，偶爾向督辦大人們表個好感，曰捧，
曰依賴，也安可辨護呢？但捧與依賴的動機，
也微可分別。就高明一點的說，便是為國家而
捧，這就是張先生希望實現「北馮南蔣」；高
先生也問「依賴的那一位，能同蔣介石比嗎
。」就低路得不堪的說，高先生曾有暗示於無
政府主義等的人們，曰「平民要有仇不能報，
學學失意的軍閥們，借刀殺人，讓我們從旁邊
看一個痛快，那我們也可以不說話。」這兩
極端的高低兩層，那低一層的，高先生不說話
了，我們也不說話了；那冠冕堂皇的一層，預

備在現代評論第六十四期「軍閥問題答一涵先
生下」的一篇內討論。今對張先生談天，不再
復說。所以北馮南蔣的問題，在張先生為要，
今反攪起。因為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張先生心
中要問的，對高先生說不到，恰好同張先生一
說。就是我的「捧馮煥章」，於不高不低之外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動機。在這個動機上，說
我是捧，也值得一捧。那稱為高明明呀，低路
呀，說我們去捧人，我們心中是不服的。

講這個問題，不能不先講幾句閒話。大丈
夫不能旋乾轉坤，倒要想着書立說，這是司馬
遷測了鳥，柳宗元充了軍的辦法。所以韋行殿
先生臭得意的頑抗，梁家義先生苦肉計的挽回
，不能不繙眉的一笑罷了。張先生知己，說我
「文章實在作的不好」，我不進血污池，就幸而
文章做的不好。並且沒有本領著書立說，落得

柱石外之問題

稚暉

死債

朋其

也算

李治璞

請教

閔劍民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大火炎炎，說我不會著書立說。我放出來的屁，曾經火氣騰騰的，前有兩三種小譯稿及兒童小說，這都是要開火倉，換三大元一千字寫的。當時在上海，每被人家侮罵，明明他們開校開會，叫我們去充做亡人靈前這十一樣，在會場上做些點綴品的。他們偏要介紹，說這就是著某某書的。那一麻，就從脚底麻起，只好低了頭，由他們頑笑。近來又有什麼文存，什麼論著，明明是做吳佩孚張作霖小傳的一班投機書買，出效法射利的，也止能讓他們這臭。尤其可笑的，就是在中華新報充當編輯時，到了夜深，那位做報屁股的陳白虛先生，要我湊點材料，我就立一個名目，叫做臨窗客座談話，每日亂寫一段。於是過了半年，泰東圖書局就把他叫下來，算做一本書。因為內中有些留學的話頭，倒也銷得不少。（我是止得看十部書的利益。）忽然在民國十二年夏天，我住在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的時節，有位南京政府時代的老朋友馬伯援先生，對我說，「馮檢閱使要同你見面，你肯去，他亦可來；他反正看了灰布袍子到處跑的。」我駭得比洪水流，難道要拿辦我？他說，並沒有別的緣故。就是前年我到西安，在他署裏，看見他的桌上，有你做的一本談話，凡有關涉做工的地方，他都紅筆圈起來，現在他還想同你談談工業。我

聽了，也沒有一個地洞好鑽進去，我懂什麼工業，可以替人家來談？我說，你是老朋友，實不相欺，我非騙子，怎敢把工業兩個字去攀附個人，回來一見面就穿了，自討沒趣呢？至於我所理想的工業，我們瞞了馮先生罵他一句，片去對他鼓吹，正同對牛彈琴了。我在現在的中國，以耳為目的判斷，能夠小規模切實幹的，有兩個。一個是馮玉祥，一個是閻錫山。馮先生軍中的做工，他在信陽州時，有他的代表任佑民先生，在廣州長堤議員招待處，對我與高果烈，詳細的談過的，我狠點頭。但他們那種會國濬式的勞動，在走第一步的時節，一定是這這麼幹的。然而恐怕他們挾了十八世紀的頭腦，把這種家庭工藝，沾沾自喜，算做治國平天下的大經濟，開口閉口，輒以「卑之無甚高論，及吾身而不敢開擴也，開擴則待吾子孫，」那就時勢不肯等他們，我們垂亡的國子孫，也得不到他們什麼好處了。因為能力如海波一樣，必要回到一水平線上，方才能均衡相抵。否則長江口低了好一層，吳淞口的海濤，豈有不直貫進來的呢？馮先生的沾沾自喜，已現面盎背的了，恐怕馮先生也一定是同樣的人物，我亦心敬之，但未必即想獻什麼言。所以屢次有人約往太原，我想無參觀之必要，懶着好罷。所以對馮先生如有所陳述，自然我去。現

在無所說，請您說他已經走了罷。馮先生說「也好。但馮先生却不是你猜想的那麼簡單。」後來包志孫先生也有同樣的意見一見，我也同樣的一篇大道理對他說笑。直到十三年的年底，徐季龍先生領我們到旗壇寺拜謁山軍的幾位大將，他們指與從官等，皆說這便是做談話的某人。彷彿就像說，這是做三字經的，做神童詩的，一樣的叫耳朵裏怡然首肯。我雖慚汗那種所謂談話，交了意外的幸運，真正太可笑。但他們那種愛重工業，倒似乎有點特別。於是連馮先生，也不敢止把閻錫山待他。就在那年年底，又到大泰山去謁謁了馮先生一回。（至今也沒有見過第二面。）精神意態之間，料定他够得上生活在二十世紀。目前他還不能企圖大工業，乃是步驟上應有的程序。他固然決不像章行嚴先生代表之新官僚一樣，囿轉固執於消極經驗，迂謬自足。就比之於一切新人物，所謂洋八股黨人，與科學工藝結合神離者，亦大有遲疑。我所謂大規模之「工業化」，異日能為有力之主張者，似乎今日以前之所遇，止有一人。即張先生所說被捧的馮煥章是已。今日以前，馮煥章於大規模之工業，曾否有什麼計畫，或有什麼表示？則應之曰，以吾所知，毫不曾有。惟我一相情願，假彼終有一日之可能，值得一捧，如是而已。倘這事我

舊詩二首
王子欣性
婚與性關係
中交

新女性三月號
每冊一角
全年五元
半年二元五角
郵費在內

周建人
文賢
山十二冊
一元五角

猛進
時事短評
一，是否應該打倒帝國主義？
二，我們怎樣應付這時的時局？
虛生
水生

發行處

北京銀閣十九號
（本報）零售每份銅子二枚訂閱半年大洋二角全年三角六分
（京外）零售每份大洋一分訂閱半年大洋二角六分全年五角

論

北京代售處 各大學號房消費社，東安門外，勤業場，青雲閣，寶華樓，琉璃廠，公團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總發行處：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售書時間：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六點。

望，乃是中國人根本就沒有一個夠得上一棒，並非我的拜錯。捧錯者，把科學工藝捧錯了中國人，非捧錯了崇拜。當郭茂宸先生敗亡之日，我忽有一個深刻的了悟。為什麼一有外國人在背後，便北倉的戰壕，頑強到如是，而大凌河的山陵，好像泰山壓頂的天兵？並且四面傳說，什麼帝國主義的紅毛鬼從中作祟，某人便如何如何的堅實。亦化的洋先生，如何如何，便某地草地的忽然振作。……此外，人與中國人：先天上便有厚薄？……我們還是先到苗山去拜一個無洞的桃源，在那裡去教詩說禮，……力田，享章行嚴先生的「反本」幸福；「立本」了三四百年再說。或者一立本，台先生不期而向榮，與佩孚的古文觀止，徐樹錚的古文詞類通注的遺稿裏，能跳出袁先生來。這就叫做退隱深山，修兵鍊道，我們再來門法寶的辦法。若說他還不過是個人，我們也是個人，我們忘不了自立與自強，那細考起來，與其竟他是外國人利害，無寧把小孩子也曉得的，說他戰壕的曲線來得美，馬兵後頭的大砲來得多，紅毛鬼洋先生輸運軍械的輪船來得大，如是而已。烏乎，噫嘻！這還不想關了洋入股學堂，節省下什麼費用，先在北京用絕可笑的數目二千萬元，做一個附辦費，絕可笑的三千萬元一年，做常年費，開一個科工中學

校於天安門左右，做一個落伍楚王，表示崇拜怒蛙的意思嗎？這本早想放幾個屁，對我所捧的大小人物，使之聞之。後來聽着那索索的悲慘，如是可憐；不要放大炮，放風聲，遂調和丹田，忍住了；直到今天，畢竟好像連珠的洩了出來。但要申明，這種做廣告的科工中學，中國人若夠得上捧，終有一天早開辦的。却並非運動叫我来辦。而且我也不必因為張先生知我辦學堂必糟。（張先生是我知己，往後有餘與再說。）我做那做搭題也做不上的推辭。而且我更無意推荐我之所知，如是報副刊西徵先生說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西徵先生本文之意，責備得深切著明，我們止有慚愧，決無再討論。且他說明欲竹，熟讀欲竹，大過於我，我亦要捧他。非如章先生氣極了，連欲竹也解得大錯特錯了。坐他認定我胸中會借過，要想冒充他賞我的頭銜革命黨，以為竹是台先生，不知我的竹，止指章先生。）今日以前，中國人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若已有半個人，配辦我所理想的科工中學，也學劉先生說，請挖我眼睛。他們儼然洋八股大學的教鞭，真叫做無牛鼠耕田耳。章先生亦說「止植鉛字數千，擲那大克一具，習勞自給馬耳。若夫遠缺都料匠，近跨工程師，則猶有待。」彼自知今之學工學農於中外，所謂都料匠工程師也者

其去植鉛字擲那大克，不能以寸。望其習勞自給，較洋八股止能送入官場，使做飯碗多其途耳。若如今之妄人，輒言「在中外習工農者如是之多，工農未會有毫末之改良，」真所謂操豚蹄而祝滿車，多見其痴愚焉耳。更有傷心人，把口捧賽先生幾句的，或有工學博士農學博士頭銜的，便要算做下根柱石，一根柱石，那是中國柱石林立，不必「作室盡制」，就在「柱石林」裏安居樂業好了。所以回到正文，一旦譬如就是偶煥章。竟有創辦那中學的意思，固然決不是我承辦，也沒有什麼學工中外者，可進實於他應他承辦。日本工科大學校長，在十年以前，還是一位洋先生。似乎中國不在例外。然諸公勿因致會的洋先生，及現在洋入股學校的洋先生，（我所謂洋入股學校者，若就廣義說，連貴國的理科大學工科大學農科大學也在內，）就批評洋先生也不過爾爾。因為我想來，若現有的學工學農於中外者，速商請一個洋校長，還止能達到袁世凱端方所請的一般人物來，那就更糟了。

談起糟字，張先生說我辦學堂糟，其實我的辦事，無一不糟，不但學堂而已。可見張先生所說學堂，若指是海外大學，或里昂中法大學，那個學堂，根本就不是一個學堂，是一個寄宿舍。他的說明書，是我疑的，說得明明

白白：「現在止是一個寄宿舍。爲什麼名目要冒充大學呢，就是他上課是在里昂城裏法國自己大學，是他特許連結的。若法國自己的里昂大學，在海外還算得上一個有名大學，那就影射在炮台裡住宿的地方，也得一個大學名目，不算假得過分。」至於一個寄宿舍，是也稱不爲什麼地方去的。況且與吳稚暉不生多大的交涉。三四年來，說起他的成績來，比尋常官費留學，一樣好，特別廉。現在什麼博士藝術家，有十個八個在北京，他們決不願意因吳稚暉是個精人，就連帶請他們共担精名。我所以要特別聲明的。可是吳稚暉將來若真有學堂叫他辦，乃是必稱的，張先生一點也沒有冤枉他。

尤其爲那個里昂學堂，帶出校長問題。寄宿舍爲什麼要校長，是極可笑的事。況且吳稚暉在上海愛國學社時節，便宣言以後不做校長。嗣後止有滑稽的担任過兩次名目：一就是商務國語師範校長，這是一個講習會，假造名目，唱戲似的把戲。一是藝術大學校長，是強奸的被朋友們登報，不好意思登報聲明罷了。至於說到里昂中法大學，就是那個寄宿舍，我固然不做什麼校長，然初初也想寄宿在那裏，計畫我的編譯局事。那知我陪伴了學生到那裏，法國正在那裏這一百五十個勤工儉學生回國。

我勸雙方，都不肯聽。我便相約仍回我的倫敦。後來因經手交代事件，却耽遲了兩個半月。民國十年的除夕，我便由柏林到達了倫敦家裏了。到了十一年四月，那寄宿舍裡與洋鬼子衝突，一再要我去勸相罵，又旅行到了那炮臺。其時陳西滬先生也作客在那裡。我們同是寓公，爲什麼他認定我是校長呢？校長房間，我曾設麼？校長薪水，我始終會領半文麼？他因爲要把何然何先生李丹李先生七八個人同我開膳宿免費的事，算是校長與學生的風潮，引到北京來，算我是學生罵校長的先聲，好替楊蔭榆章行嚴諸位先生解嘲，這真看得起我，所以我也未曾反答。現在甲寅三十號，又與他唱起雙簧來，並且關涉一個郭先生名譽的事，所以我不能不在此處附答幾句。陳先生在閒話裡會說，「孤桐先生又接着說，其或已與已派爲官爲父爲致習，其中所留和調升降之地，雖亦有之，不甚惜也。這幾句，顯得他還沒有認得清楚吳先生。三年以前，吳先生在里昂，中法大學的學生一部分，爲了膳宿費事鬧風潮，吳先生同副校長褚民誼先生，都受很大的污辱。那時學生們所列吳先生的罪狀，與我們現在平常所見的一般校長的罪狀相比，還兇得多。大約三年前京滬各報，還留下紀念吧。吳先生那時狠生氣，狠失望，同褚先生離開了里昂。這是他自己的經驗。我那時在里昂目睹一切。」這段記載的論調，可以說是吳稚暉暗示出來的。因爲他說管閑事也學我。不過我止惡毒，他是文豪，又尖酸罷了。但是污辱怎麼樣大，罪狀怎麼相比還兇，幸虧還有三年前的京滬各報，我們不去實地比較了。但不幸目睹的吳稚暉，却馬上生氣失望，離開了里昂，不會再三不肯走，而且用老媽子反拉學生走了，比起來不一樣。他終算還維持了他自己的鐵律，不會「言行不相顧」。可是反正是個閒話，可以不在話下罷。況且他們那樣的尊敬我，拉我做所有「污辱校長」的老資格，豈不應當敬領謝禮的呢？

但是陳先生做了外賓，使手腳腳得十分有勁。章行嚴先生做了他的內賓，應弦合節的喊起來，却喊得手不應腳，應該吃打扁子柄了。他甲寅三十號說，「有學生某，愚自始不知其名，指怨大罵。……而吳先生及褚民誼，與其他校中人士，俱備於勢，不知所出。學生與盡自去，愚始得單講無事。愚私詢，知某生爲陳號存黨也。……時惟學生多金，校費從出，號貴族，故跋扈如此。愚私心自計，不審吳先生平日取貴族何術者。後數月，全校果夥遷先生。布詞醜語，與北京生習愚，殆不相下。……通伯昨作閒話，取證先生之言行不相顧，尙記此一節。」哈哈，你看外賓僅把幾個指頭一

洪

社會革命的時機(沫若) 自殺(文字) 紅流(霍秀峯) 評田漢君的莎(民治) 譯(焦尹平) 國家資本主義(民治) 人海(王) 朋友之贊(辛)

二月一日出版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第二卷 第十四期目錄
 (1) 西漢經師傳授系統表——徐炳潤 (2) 唐寫本切韻殘卷跋——丁山 (3) 說「帝」——胡適之 (4) 孟姜女

燕風旬刊第十五期

讀呂半選詩以教(姜再常) 在父母的像前(明) 最後的(高) 醉(高) 醉(高) 醉(高)

期
 (田) 不平的偶力(張資平) 卷末
 (編者) 斥國家主義與新文藝(爲法
 勝晚(袁家驊))
 零售大洋一角

5) 湖洲的民間傳說二則——章雄劍 (6)
 崔鶴齋的故事——谷風田
 總發行所北京大學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
 報價每份五分；全年連郵本京一元四角六
 分，外埠二圓七角二分。

軍閣下野與時局前途(李開先) 中國青年應如
 何救國(李鳴和) 反對發行鹽公債(李開先)
 丁冬曲(黃音) 辣椒(克斯) 本社營教熊錦
 帆電汪精衛蔣介石，本社救石青陽電吳子。玉

伸，表示有「學生一部分」。內實却喊「全校
 果夥逐」。外實止把口指指，手搖搖，表示沒
 飯吃，「爲了膳宿費事鬧風潮」。內實偏說「
 時惟學生多金，……取資族何術」。外實並不
 會把指頭向爲子指着，止把手指在空中一指一
 指，表示「與我們現在平常所見的一般校長」。
 內實偏喊「與北京學生習惡」。這個雙簧，真唱
 得聲嘶。但這是無關緊要，大家不過說說笑笑
 罷了。其較有關係者，甲寅第一號章先生說，
 「陳揚生爲應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異己
 ，特被侮辱，吳先生爲慰言及，故重惜之。」
 我因他記得不詳細，便在去年九月七日京報副
 刊的廣說新篇內，明告先生曰，「即在里昂，
 陳說存之黨徒郭冠傑，忽於講演席上，警警先
 生以政學禍身。我乃不平，即言人各有政見，
 請自如鍾先生，爲中山所召，狹隘者又侮辱之
 ，是直凡爲異己，即不免加以非禮乎？此吾却
 一度的小小不忘理性者也。」章先生後又作「
 說解正義」，言吳稚暉作廣說確，則那段說話
 ，不能不見。且陳揚生之言，除了在那天
 演講台上說過，更何處能與章先生講到此話？
 且當時在場者，現在北京，至少有十人。不是
 親見余之起責郭君，章先生始得舉其詞耶？把
 「俱備於勢，不知所出」八字，攙小銅錢，欲
 顯吳稚暉之倒楣，似乎章先生素行，不曾見過

他如此。即以形容吳稚暉，也太不像了。這定
 是章先生近來氣昏了，信口胡謔罷。且「陳說
 存之黨徒郭冠傑」，明明出於我的文內，章先
 生又記憶不清，曰私詢所得。其實那位郭先生
 ，連到並不是陳說存黨徒。因爲有位饒超華先
 生，見了京報副刊，函告郭先生。郭先生馬上
 來分辯，說他「生平未得見陳說存一面，更說
 不上徒黨」。我還沒有機會，替他辨正，在此
 就並爲郭先生道歉。且告章先生，你們要我跟
 着陪綁，我是覺着極榮幸的。但不要再射冷箭，
 造假證。而且所爲穿布袍，不坐洋車，替我大
 標榜，我近來偏穿得狐裘煌煌，在琉璃廠裏把
 洋車大坐特坐。但這種毛細的事，浪費筆墨，
 得罪得狠，抱歉得狠。

蕉雨 (四)

朋 其

元宵的軍警，不把我兩隻眼打瞎，這是我
 很痛心的。要是瞎了，我們的結果，必定很好
 。(我想你是不會嫌我的，是不是?) 還落得
 兩禮拜出了院，又受同學們的恥笑，我又恨軍
 警不把我打死！但是人們麻木的程度，也許就
 是死，也不能得着一聲同情的嘆息。而我呢？
 傻子之名，自更彰了！現在右眼已經不大看得
 見東西，但是我的右眼，是早就有病的，我祇
 好說這是早有的病。善良的軍警呵！你吸了人
 們的膏血，保護了我這一個惡人！當時姊子又
 來信，說旁人聽見我不過叫了幾聲打倒軍閥，
 就挨打幾下，不免大抱不平。而你呢？視若無
 事！女人們的話，我會聽。總之，我家裏除了
 一二人不表示意見外，對你都沒有什麼特別好
 感的。但是我的事，對於他們絕對無關，要是
 我愛了你，縱有怎樣的流言，也無傷的。可惜
 我每次接到你的信時，我喉管就硬了，頸子也
 直了，胸腹內充滿了莫名其妙的東西。這樣繼
 續了兩年多，我才給了你一封很長的信，另寄
 了一份給我家裡。那封信我是忍痛寫的，也許
 你也是忍痛看的罷！我忘了一切的恩情，祇爲
 了我自己：你和你母親手製的襪底，還墊在我
 的鞋底上，你寄我綿被也曾在半夜吸我的眼淚
 ，并且也會寄給我你積下的錢。罵我的人，請
 用這一句話罷：「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不
 寫那封信也許你會被我家裏送到北京來，那末
 現在我也許又在巴黎了！ (未完)

死債

听 初

在冰雪的殘冬之夜裏，
 披霞那的音浪伴着晶瑩的月光，
 淒涼的落在我這冷寞的床頭，
 我用盡心思將那刺心的事兒，

幻作一個故事，是古代著名的故事：

那透明的深宵的盛大的聚會，

那飄渺的活潑的閃爍的衣襟，

一旦的喜悅與光榮，

溢溢在披霞那的低徊裏；

於是，我肯定的說：

「那只是筆下的生產，那只是一個故事，

于你些什麼開情？

你當預備丟掉了一切而覓一場酣睡。」

但，不幸的，披霞那一如昔時依樣的奏起，

月光有如中証般的說：

「你不幸的人兒，憑了披霞那，

那刺心的事兒，你不能忘記，

如其不然，巴菲亞將以嚴苛的懲罰降你！」

於是，我秘密的哭泣，敢是悽苦的死債？

○ ○ ○

在冰雪的殘冬之夜裏，

披霞那的音浪伴音晶瑩的月光，

淒寂的落在我這冷寞的床頭，

我用盡心思將那刺心的事兒，

幻作一支歌曲，是名詩人的吟咏，

那飛揚的星眸，捉將我的心去，

那流瀉的是熱情是真摯，

一切的喜悅與光榮，

跳盪在披霞那的低徊裡，

於是，我肯定的說：

「那只是詩人的夢，那只是詩人的吟咏，

于你些什麼開情？

你當預備丟掉了一切而覓一場酣睡。」

但，不幸的，披霞那一如昔時依樣的奏起，

月光有如中証般的說：

「你不幸的人兒，憑了披霞那，

那刺心的事兒，你不能忘記，

如其不然，巴菲亞將以嚴苛的懲罰降你！」

於是，我秘密的哭泣，敢是悽苦的死債？

○ ○ ○

在冰雪的殘冬之夜裏，

披霞那的音浪伴音晶瑩的月光，

淒寂的落在我這冷寞的床頭，

我用盡心思將那刺心的事兒，

幻作一齣名劇，是一齣有榮譽的名劇：

那熱情後可怕的沉寂，

那瀉瀉的血染的酸淚，

一切的喜悅與光榮，

失掉在披霞那的低徊裡，

於是我肯定的說：

「那只是舞台上的把戲，那只是一齣有榮譽的

名劇，

于你些什麼開情？

你當預備丟掉了一切而覓一場酣睡。」

一五〇

但，不幸的，披霞那一如昔時依樣的奏起，

月光有如中証般的說：

「你不幸的人兒，憑了披霞那，

那刺心的事兒，你不能忘記，

如其不然，巴菲亞將以嚴苛的懲罰降你！」

於是，我秘密的哭泣，敢是悽苦的死債？

也算是劇評

李治璞

近一年來，戲劇在北京好像是又交了好運，所謂「劇評」這一類的東西，在報上就常常看到。但是差不多都是「消閒錄」式的文章，不是捧的不得了，就是罵的狗屁不值，實在這也太欠「幽默」。捧的文章固然是「說大話」，罵「狗屁不值」的認真去生氣，把肚子氣脹起來，也太不衛生。你想，那些演員有的是整天在試驗室擺弄儀器的，有些是練習着筆記之類的課，預備將來作銀行家的，即到課堂上去讀「沙氏比亞」的固然也有，但亦不過就是坐着讀讀吧了。他們儀器弄膩了，筆記之類的課程厭煩了，讀「沙氏比亞」的也坐的不舒服了，他們就想個方法來消遣，這就演起戲來了。就是這樣的一些人去作演員，他們演的戲你如何去批評。批評他們的表情嗎？恐怕他們除了早晨對着鏡子揩揩眼角外，這一天大概就不會再給鏡子發生關係。要批評他們的動作嗎？他

二月十八日出版

時評

軍閥之未野與歧途

同業之復興與對上之

(師)

生

現

時事短評(涵)(文)(和)(翰)

北京城中的苦工

李樹棠

吳稚暉

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對白村之論說，藝術，思想，批

全年再加郵費八角

總經售處北新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局

毒婦兩什午

麼是「神交」後
女的三性
心個時
職代問

仲季倪概學
志文由士昭
持仁宙士昭

京經售處
翠花胡同
北新書局
景山東街
景山書社

西山書社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猛進社 ●定報處：北京
大學第一院猛進社 ●出版日期：星期五
●報費：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函購郵費二分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們把劇本讀讀，就登舞台，有時在台上的動作，簡直跟在試驗室的動作差不多。至於說到舞臺上的訓練，他們基本上就不知道這回事。你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板起面孔像有介事的來作批評，也無奈太「老聰」了。如果你因為是窮小子，是當了褲子去買票，說是受騙了，非罵一罵不能出氣，那就怨你有脫下褲子走向當舖時，為何不先想想他們演戲的是些幹什麼的。乾脆點說，他們演的戲，就不能認真的去批評。好了，廢話不說了，要趕緊轉到題上來。

現在有了可以認真批評的戲了，就是美生社二月十五日晚在新明劇場演的「獲虎之夜」與「少奶奶的扇子」。因為演員是國立藝專戲劇系的學生，是專攻戲劇的，並聞「獲虎之夜」一劇是在學校授「劇本實習」課時教員導演的。這是課堂上的成績，是教授用心血換來的藝術結晶品，當然不能跟一班因為弄膩了功課借演戲來消遣的學生同樣看法。所以那晚我具着到禮拜堂去參與聖禮的那樣嚴肅的面孔，到新明劇場去欣賞這「藝術之宮」開出來的這「藝術之花」。但是，實在不幸！兩齣戲看完，人們所稱之「戲劇藝術的感動」那套玩意，簡直我以為是說謊騙人的。說的有趣點，看完後就好像是咀嚼了兩塊檳榔。不，我是在說謊，

我確是被感動了，就是當演「獲虎之夜」那位飾「甲長」的胡開的太不像話時，我在台下怒了。你瞧，這能說不是被感動了嗎？你們看到這裏，一定以為那晚戲演的太糟糕了。我老實告訴你吧，若是普通一般學銀行讀莊子的演出那樣的成績來，就算湊幅了。不過，先生記清楚些！那晚是國立藝專戲劇系的學生，是專攻戲劇的，並且「獲虎之夜」還是經教授先生導演的。那末，那樣的成績，我們怎能夠滿意。僥倖那晚易教青總長未曾到場，如果那晚總長到了，看見國立藝專戲劇系的成績是那樣的，怕不立刻在特別包箱內就要傳戲劇系的教授去打手心。可惜易老先生始終未曾到，所以這打教授手心的滑稽戲，大家也沒看到。啊，野馬又跑的太遠了，趕緊再拉到題上來。

「獲虎之夜」：一齣戲在舞台上的成功，是靠全體演員的努力。否則，就是演員大多數是天才，只有一個不努力的演員，就能把全齣戲完全給糟蹋了。這次「獲虎之夜」就是這樣失敗的。當「大嫂」被抬進屋來，「蓮姑」急躁中的悲痛，再加別個角色的忙促，舞臺上的空氣，很容易變成很緊張的。就在這個時候，飾「甲長」的那位劉尚存君，竟鬼唱鬼腦的去撫摩着「大嫂」作滑稽的樣子。把極緊張的悲劇空氣擾亂了，變成滑稽戲了。我真不明白，怎

麼專門學戲劇的學生，連最淺顯的舞臺常識都不懂。至於提到各演員的表情同動作，簡直令人不相信演員是戲劇系的學生，是經專門戲劇教授訓練過的演員。就是極簡單而在舞臺上最容易表現的「急驟」時的動作，各演員都像無所措手足。其他如各演員談話的不諧和，好像各人只顧背自己的劇詞，別的角色同自己沒有關係似的，所以舞臺的空氣異常的渙散。因此，飾「魏羅氏」與飾「蓮姑」的兩位演員，雖然表情動作尚能體貼到極細微處，但也不能挽回全劇的失敗。

「少奶奶的扇子」：演員有一部分是戲劇系的學生，除在「獲虎之夜」飾「甲長」的那位演員，在該劇中飾「吳八大人」仍然離開外，飾「少奶奶」的歐陽霞女士演作十分忠實，但有許多細微處，仍未表現出來，可以說是美中不足。飾「金女士」的吳瑞燕同飾「陳二太太」的張式沅二女士，言語表情動作都極自然，頗合劇中人身份。可惜東枝先生那晚不在場，到底沒有聽見呼「萬歲」的聲音，這也可以說是美中不足。飾「徐子明」的太呆板，劇中人的切，簡直一點沒有表現出來。飾「劉伯英」的尚合劇中人身份，但表現的不細膩，就按第一幕「伯英」同「少奶奶」談話的態度來說，簡直跟說教的牧師神氣差不多。其他表現的草率處尚多，不詳舉。飾「李不魯」的某君，據

說不是戲劇系的學生，但那晚的演作，比較上他算是最好的，言語動作表情都十分恰當。總之，此劇的成績，確比「獲虎之夜」演的好，但因各演員的劇詞都不十分熟，又加上飾「吳八大人」的那樣瞎鬧，飾「徐子明」的那樣呆板，以致舞臺的空氣，非常的渙散。所以雖然有幾位演員演作很好，就全劇的成績說，算是失敗了。

至於佈景：如「獲虎之夜」劇中，舞臺上無燈，火爐直當門口放着，使圍火取暖的人跟外面進來的人談話必轉身扭頭。在「少奶奶的扇子」劇中如大方桌配上太史椅，按放在舞臺的中央，演員在後面書桌所有的一切動作同表情，均被大方桌擋住，使「觀衆」莫名其妙。這都是在可能範圍內，佈景疏忽的地方。

除了，再說幾句廢話。我答應了朴園兄說作篇批評，可是這樣的批評，你們看了一定是不高興。如果下一次的「拿手好戲」給我看了，我再作讓你們看了高興的批評吧。

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請教高先生

聞劍民

高佩瑛先生選舉「新中國柱石」，選出了「個半男性的男子」：整個——梁漱溟，半個——未聯奉前之吳佩孚。在一個投過選票的人——像我看來，除了佩服高君的「特力獨行，

不為時代思潮及一時的是非毀譽之奴隸」的「魄力」，「血氣」而外，還有什麼話可說，何況高君自己聲明是「不受他人一點暗示的」，「無黨派主義者」！

不過選舉無論真假，至少要對於民意，有一樣的尊重；因為這樣，我不能簡單地認高君的說明為「開玩笑」式的廢票，事實上就不容我不發生下列的疑問：

(1)「我們需要的」是否「不為時代思潮及一時的是非毀譽之奴隸」的好漢？這大約是高先生選舉「新中國柱石」的標準；如果我的猜的不錯，根本上這標準就有了大大的疑問。我們現在需要的，如果是反「時代潮流」的好漢，高君最好不要在北京上大學，回家去「詩云」，「子曰」的捧孔二先生，「研究孔家學說」去，不強似在北京學「為時代思潮」之奴隸？因為北京能夠有大學，已經是「洋秀才洋翰林」——「奴隸」的發端，大學制度是時代思潮中的過去產物，也是「時代思潮」製造牠們「奴隸」的工具，高君如果不反對我這話，最好是請他也要「有為有守」，也要「即知即行」纔是。尤其要認清「我們的需要」究竟是什麼？

(2)根據高君的標準，為何只選出了「個半男性的男子」？退一步說，高君的標準如何，且不過問；而高君為何偏要捧出「北大教授中之最好叫座者」——梁漱溟，和有「偉大的

人格」的吳大將軍呢？梁先生至多不過是個研究孔家學說的學者，哪是普通一般所謂「有魄力有血性」，「敢作敢當有守有為的好漢」？至於吳大將軍呢，除了「忠事曹三」，「親英排日」，「壓迫人民自由」，「解散地方自治」，「夢想武力統一」這些行徑外有什麼「偉大人格」之可言？民國政府制度下，容得下這些生來「狄克推多」式的將軍不？可喜高先生是取了他的前半截，只選了他「半個」，大概為的是前討後聯，不合於有秀才道德的身分吧！不客氣的說，那「半個」早已腐敗不堪了。如果像「孔家學者」式的愛，和「專制軍閥」式的吳，也要捧他們作「新中國的柱石」，他們要知道，也不會心服，因為他們根本就不願「中國」有「新」之一日呀！末了，根據高先生的「我們需要」，模仿高先生的「個半」標本，再補足其遺漏：

- (一) 十整個——章士釗（反對新文化的老虎報總長）
 - (二) 五整個——張作霖（大唱反俄實行親日的東三省軍務總統官）
 - (三) 兩整個——段祺瑞（庇護廢帝的三造共和者，內外感二篇的作家）
 - (四) 一整個——胡適（努力停版，北大請假時期中間的善後會議委員）
 - (五) 半整個——梁任公（高唱國學書目者）
- 二，十九也是北大西齋。
文責自負。

北京適存中學招生

年級：高初中一年級二學期編級生，男女兼收
報名：二月七日起，至二十三止，二十四日在

孤十五

反動勢力的再起
沉冤莫白的冤案

（秀峯）
（東明）

莽

邂逅（譯文）
附作者梭羅古勃象
第一點比喻
生的留戀死的誘惑

章素園

魯迅
向壽良